

彭祖贻 / 著

情感

QINGGAN
WODI

卧底

这是一个诡异多变的惊天巨案。闻、刘两家世代为仇，神秘地死了数人。公安机关秘密调查多年仍然未果。派出所民警闻涛一次偶然误认别人，而造成一名卧底警探葬身敌手。由此使他萌发了当卧底的铁志。在经受一次次污辱、一次次失败，尤其是恋人失去的情感痛苦煎熬，他几乎变成了乞丐的绝境之时，他才觅得了一丝生机。然而，案情的发展却使他更陷于痛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情感
卧底

彭祖贻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感卧底/彭祖贻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47-713-6

I. 情...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2091 号

情感卧底

彭祖贻 著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 33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55 万

印 张: 26.75 印张

ISBN 7-80647-713-6/1 · 454

定价: 29.80 元



QINGGANWODI

这是一个诡异多变的惊天巨案。闻、刘两家世代为仇，神秘地死了数人。公安机关秘密调查多年仍然未果。派出所民警闻涛一次偶然误认别人，而造成一名卧底警探葬身敌手。由此使他萌发了当卧底的铁志。在经受一次次污辱、一次次失败，尤其是恋人失去的情感痛苦煎熬，他几乎变成了乞丐的绝境之时，他才觅得了一丝生机。然而，案情的发展却使他更陷于痛苦。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诡异多变的惊天巨案。闻、刘两家世代为仇，神秘地死了数人。公安机关秘密调查多年仍然未果。派出所民警闻涛一次偶然误认别人，而造成一名卧底警探葬身敌手。由此使他萌发了当卧底的铁志。在经受一次次污辱、一次次失败，尤其是恋人失去的情感痛苦煎熬，他几乎变成了乞丐的绝境之时，他才觅得了一丝生机。然而，案情的发展却使他更陷于痛苦……

目 录

■第一章	无心之过·····	(1)
■第二章	惊魂平安夜·····	(14)
■第三章	不祥之兆·····	(27)
■第四章	大雪留痕·····	(50)
■第五章	江滩异景·····	(66)
■第六章	心灵苦旅·····	(77)
■第七章	同学聚会·····	(92)
■第八章	百感交织·····	(106)
■第九章	往事历历·····	(118)
■第十章	直面人生·····	(132)
■第十一章	主动请缨·····	(145)
■第十二章	进退两难·····	(160)
■第十三章	步步进逼·····	(172)
■第十四章	恩怨难分·····	(186)
■第十五章	故乡邂逅·····	(205)
■第十六章	各行其是·····	(221)
■第十七章	一夜风流·····	(233)
■第十八章	情迷意乱·····	(247)
■第十九章	重返江都·····	(263)
■第二十章	教授遭劫·····	(280)

■第二十一章	市长遇害.....	(298)
■第二十二章	又闻噩耗.....	(313)
■第二十三章	与狼共舞.....	(328)
■第二十四章	绝处逢生.....	(345)
■第二十五章	波澜突起.....	(362)
■第二十六章	告别演出.....	(377)
■第二十七章	逃往深山.....	(391)
■第二十八章	一网打尽.....	(403)
■尾 声	(415)

第一章 无心之过

三民路派出所的民警闻涛一直不太安心本职工作，他是江都警察学院侦查系毕业的高材生，他想干的警种当然是刑警，没想到毕业后却分到了基层派出所。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刑警身上那神秘的光环日渐褪去，甚至在公安局内部，刑警也不再被看成是吃香的警种了，但闻涛却痴心不改，他希望自己学有所用，而不是学非所用。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是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来临的，他本想改变的只是一个工作岗位，没想到竟是生命之舟悄然无声地突然改变了航行方向，进入险峻而不可预知前程的航道。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闻涛接到闻达的电话，闻达在电话中问：“三儿，晚上有空吗？”

闻涛说：“哥，派出所就没个空的时候，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成天都是些烦人的事，——要空儿得挤，有事儿？”

闻达说：“好久不见了，今天是平安夜，正好我也有空，要是没什么大事就过来吃饭吧，你去把警察学院的那几个小老乡也喊上，一起过个平安夜，聚聚。”

闻涛放下电话后就找所长李汉桥，把请假的意图直截了当地说了，李汉桥说：“你分到我们的三民路派出所一年多，这是第一次请假，不是重要的约会你不会请假的，是不是跟小孟一块儿？年轻人现在时兴过洋节，我是跟不上形势了，也不想跟，去吧去吧，酒少喝点。”李汉桥长得胖胖的，年纪也快五十岁了，脸上总带有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笑意，无论是公安机关内部还是在辖区的老百姓中都是一个公认的好人。

“谢谢所长。”顺利批假，闻涛很高兴也很感动，他知道所里今晚有

一大部分人要备勤，越是逢年过节派出所越是不得闲，就是没什么事儿，民警们夜里也要到辖区转转，巩固城市禁鞭成果，像他这样没有家室的青年民警更是责无旁贷，所长能批他的假算是很给面子了。他乐滋滋地跑回宿舍，脱了警服换了一套休闲装，还把头发弄了弄，临离开派出所的时候，李汉桥又把闻涛喊住了，扔给他一把车钥匙，说：“把我的桑塔纳开上，把车库的那副民用牌照换上，过洋节要有个过洋节的样子，要是喝多了酒，晚上就别开车回来了，打的，车子找个安全的地方放一夜，明天再去开就是了。”李汉桥这样说，闻涛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李汉桥却笑了笑，“车子不能白用，小孟离毕业只有半年了，你给我抓紧点，这姑娘不错，漂亮，性格也好，美女是稀有珍贵资源，放跑了就难得找替补了。”

闻涛感动地说：“李所，能在你这样英明领导下工作真是幸福。”

李汉桥说：“滚吧你，我这样待你是有私心的，这叫提前投资，你小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官的料，将来当了领导多照顾点我这个老家伙，打的报医药费签字顺当点就行了。”

闻涛笑道：“你这样高看我，我更要加倍努力工作。”

李汉桥也笑起来：“看看，车子没白给你用吧。”

李汉桥说的小孟叫孟子静，是闻涛的谷阳老乡，江都警察学院四年级的很漂亮的一位女生，严格地说，闻涛与孟子静其实还称不上是谈恋爱，只是相互间都有好感而已，孟子静到三民路派出所来玩过几次，李汉桥对她的印象很好，所以特别希望闻涛拍拖成功。

开着小车约人过平安夜的感觉特别好，闻涛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现代都市人的状态，在去警院的路上，他一直在吹着口哨开车。进江都警察学院大门时，挂着民用牌照的小车被站岗的小师弟拦了一下，看了他出示的警官证后才放行，这个小插曲一点都没影响他的情绪，这才是公安机关的气派，而他现在工作的派出所却像个菜园门，谁都可以随便进。特别是那些他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堆着笑脸打交道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居民小组长们，到派出所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他不喜欢那样但派出所又不能不那样，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事儿他不喜欢做又不能不认真去做。

小车进了警察学院的大门，他没有直接开到学生宿舍区，而是顺着大操场旁的林阴道兜了一圈，图书馆、教学楼、训练馆从他身边——掠过，大操场上，正在踢足球的小师弟们的吆喝声清晰可闻，这使他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在闻涛的意识里，生他养他的故乡除了源自血缘的牵挂外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留恋的东西，那只不过是生命初始阶段的栖息之地，生命的觉悟生命价值定位都是他进了这所学校之后才找到的，这个地方使他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为幸福和辉煌的一段过程，理想之帆在这里扬起，对异性神秘的情愫也是在这里萌生的，这里的成功甚至包括缺憾都是

植入生命基石里的东西。离开警院后，他开始了一个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平实生活，一切与当初的想像相差太远，他的工作生活都很顺利但并不惬意，就像一块嶙峋峭峻的石头被扔进平静流淌的水中，一点点地被冲耗，他担心时间一长自己将成为一块毫无棱角的鹅卵石，这使得他更加留恋这校园，留恋这校园中的生活。

三民路派出所离警院其实很近，但他却很少来，每次来都是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这一次也不例外，毕业一年多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多少值得向师长和师弟师妹们说道的东西。他没直接去找孟子静，先跑到男老乡李强的宿舍，李强不在，同房的男生认识他，叫他“闻师哥”，告诉他说：“你到训练房去找找看，他这段时间一有空就泡在那里，苦练，今年没有你，他拿散打王特有希望，他在对自己进行超强训练。”

闻涛说：“李强能接我的班，他有这个实力。”

那男生说：“山中无老虎了，自然是猴子称霸王。”

说笑了几句，闻涛便往训练房去了，他在江都警察学院知名度很高，连续三年在学院警事技能比赛中，保持警院七十五公斤级和无差别级散打双料冠军的称号，李强比他低两届，由于老乡的关系，从入学开始就一直是他忠实的陪练，不知挨了闻涛多少拳脚，好在他有一副挨得起打的身坯，挨打总是那么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每次闻涛拿冠军比他自己拿还高兴，在闻涛离校前最后一次警事技能比赛中，李强也过关斩将打到了决赛，但最后在七十五公斤级和无差别级散打比赛中都输给了闻涛，现在闻涛不在学校了，当然是他夺冠的最佳时机。

“这不是闻涛吗？好久不见了，今天怎么有空到学校来转转？”在训练房的门口，闻涛遇上了女教师方灵心，方灵心正从训练房里面出来，穿着一件宽松的羊绒衫，明亮的鹅黄色，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用发网兜着，脸上汗淋淋的，两腮绯红，白润的脖子上还搭着一条毛巾，看样子是刚锻炼完出来。方灵心说的是带江南尾音的普通话，软软的，听上去十分亲切，她比闻涛大几岁，外貌看上去却与在读的女生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成熟的风韵，是那种让异性看一眼就不会忘掉的漂亮女性，她是教痕迹学的，但并没有教过闻涛的课，她是在北京公安大学读的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江都警院不到一年时间闻涛便毕业了，只是由于她在学院团委挂了一个副书记的职务闻涛才与她有机会接触，闻涛在校时是学生会主席，是从学生中产生的另一位团委副书记。

“方老师，你还是每天坚持锻炼呀？”闻涛尽量用平淡的口气说话，其实他这会儿心跳得厉害，这是他藏在心底永远都不可告人的秘密，他跟孟子静走得很近，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在谈恋爱，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也许真的会走到一起，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心中暗恋的人其实是方灵心老师，这种感觉从见方灵心第一眼就产生了，他很明智地知道这份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抛开师生关系和年龄的差异不说，

方灵心已经结婚了，但这都无法改变闻涛对她的那份情愫，每次只要一见到方灵心，心里就会不自禁地涌出某种异样的情感，兴奋而酸楚。两人站得很近，方灵心看他得仰视，而闻涛则根本不敢正视对方，平视的目光从她的头顶上飘过。

“习惯了，每天都得来一趟，”方灵心说，“已经适应派出所工作了吧？”

“不适应也得适应，得听组织安排。”闻涛说，话语中有一种未加掩饰的失落感。

“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最基层，也是一个观察社会的万花筒，先呆一段时间也好，熟悉熟悉社会，学会跟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刚出学校门，必然会处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也经历过。”方灵心开导他说，“大学生都这样，没出学校觉得这个世界是我的，走上社会才知道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方老师这句话算得上名言，我回去就写到笔记本上，”闻涛说，“我正在逐步适应社会，跟领导同事相处得也蛮好的。”

“也不要太适应了，在心理上还是要把自己留住，完全适应了现在这个社会容易变得庸俗，你就不是你了，”方灵心说这话时眼睛很真诚地看着他，小伙子很帅气，俊俏挺拔的身材，外加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那会很可惜的，平庸的警察本来就太多了，不缺你一个，我还是希望看到你出类拔萃。”

“方老师，跟你说话感觉就是不一样，可惜现在难得了。”方灵心的这句鼓励话，让闻涛心里又激动了一下。

“有什么难得的？你们派出所离这里不远，可以常来嘛。”

“来多了你不烦我？”

“怎么会呢？我也很愿意跟你这样的学生在一起，警院的学生出一个你这样的不容易，你有些与众不同，”方灵心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可是拿你当希望之星看呢。”

“不会吧，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方灵心被他逗笑了，“这话像大明星说的，越是名人越是把自己往小里说，越是小人物越是喜欢把自己往大的地方夸张。闻涛，不开玩笑，我确实是看好你的，你与这所学校大多数学生不一样，真的。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因为考分的原因不得不填报这所学校，——我这话是不是刻薄了一点？说的是实情对不对？你不一样，你是高分低就，别人上这所学校可能是为了将来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业，你呢，是为了圆你的梦，为了理想，对不对？你以前跟我说的话我还记得的，当现代侠客，做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对吧？”

“那时候挺幼稚的，”闻涛说，“换到现在就不会这么学生腔了。”

“学生腔没什么不好，真的，——来找李强？”

“有老乡约吃饭，我来喊他。”

“知道了，今天是平安夜，现在过洋节是很时尚的，祝你们玩得开心，李强在举重房那边，你去吧，有时间常到学院来转转，我得回去洗洗了，一身的汗，自己嗅着都不舒服。”方灵心冲他笑笑，走了，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

闻涛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方灵心的背影，她有着芭蕾舞演员般的身材，步姿碎而轻，优雅得体，直到她在前面一个拐角处消失了，他的目光才收回来，也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对于男人来说，不认识方灵心是个遗憾，可遭遇了她更是遗憾。

李强见到闻涛很高兴，“闻哥，你来得正好，教我几招。”

闻涛说：“欠揍啊，行，改天有时间我一定好好揍你一顿，今天不行，马上去洗一洗，换换衣服，再把孟子静喊上，跟我一块儿走。”

“去哪儿？”

“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快去收拾收拾。”

孟子静也不在宿舍，同房的女生说是到她妹妹那儿去了。孟子静妹妹孟子琳是江都艺术学院音乐系二年级的学生。艺术学院就在警院隔壁，闻涛开着车和李强一块儿找过去了。

两所学校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气氛完全不一样，进门就看到有胖胖的圣诞老人伫立在路边，红帽子白胡子十分可爱，不少学生在忙着往路旁的松树上牵雪花灯珠，操场上还搭起了许多积木式的小洋房，营造出童话般的氛围，路边的房子里不时传出乐器声和“咪咪咪咪”的练声声，“江都市把我们这两所学校摆在一起特有意思，”李强感慨地说，“一边浪漫，一边古板。”

闻涛说：“要说古板也是你，我不承认我古板。”

李强说：“我们学校没几个能跟你闻哥比的，你是全才，通才。”

闻涛谦虚地说：“我也就会吹个小号和萨克管，别的不会。”

他俩在女生宿舍门前一下车便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艺术院校很少见到他们这样高大、俊俏的男子。孟子静姐妹见了闻涛也很稀罕，孟子琳高兴地跳过来，一手挽住闻涛，一手挽住李强，“你们猜我现在是什么感觉？”

“不猜，你自己说。”闻涛故意逗她。

“一手搀着斯塔隆，另一边是施瓦辛格。”

“太夸张了吧？”

“二位酷哥今天怎么有空到本姑娘的香闺来？千万别说只是找我姐的，别只让我姐高兴我扫兴。”孟子琳说话节奏很快，叽叽喳喳的。

闻涛说：“专程来接二位小姐出去过平安夜的，走吧。”

李强说：“闻哥今天还是开着小车来的。”

孟子琳探头朝窗户下面望了一眼，看到闻涛停在楼下的桑塔纳，高兴得回身一纵身子，从背后搂住闻涛的脖子，顺势在他脸上“叭”了一口，“涛哥今天酷毙了。”

“快下来，快下来，让人看见了多不好意思。”闻涛急着将她往下摔。

“就不就不。”孟子琳像只蚂蝗爬在他的脖子上，“你要告诉我去哪儿？”

“天湖大厦，档次还可以吧？”

“也就凑合吧。”

一直没说话的孟子静浅浅一笑，“我这妹呀，什么时候都长不大。”

孟子琳这才松开闻涛的脖子，“姐，我永远长不大才好呢，对你构不成威胁，真长大了，涛哥还不定是谁的呢。是吧，闻哥？”

“说什么呢？没正经。”孟子静嗔道。

“二位小姐，准备准备，该出发了。”闻涛岔开话头。

“慌什么，小姐出闺房总得打扮打扮吧？给，音乐伴奏，”孟子琳从床头的一个盒子里翻出一只萨克管，“吹一段，好久没听你吹了。”

“在你这儿？那不叫班门弄斧吗？”闻涛还是忍不住接过萨克管。

孟子琳说：“在我面前嘛，自然是班门弄斧，可是对于个别同志来讲呢，只要你吹出来的声音，你这业余的肯定比我这专业的好，一定是天籁之音。”

“那我就班门弄斧了，说吧，想听什么？”

“李斯特的《爱之梦》，贝多芬的《浪漫曲》，都行。”

闻涛含着萨克管试了几下音，吹起了贝多芬的《浪漫曲》。

“不错，当了一年的小民警，工夫还算没拉下，”孟子琳夸了闻涛几句，将她姐姐拉到一旁，“姐，我来替你眉毛弄一弄，不是我说你，别老是素面朝天，女孩子就得学会经常把自己最美丽的状态展示出来，那样魅力指数才会高。”

“好吧，今天听你的。”孟子静随和地说，她仰起脸，由着妹妹摆布。姐姐比妹妹要大两岁，但看上去就像双胞胎似的，都长着一对很水灵的大眼睛，但俩姐妹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姐姐从来都不化妆，剪很随意的短发，永远是素面朝天，妹妹则是长发飘逸，还染成了略带棕红的颜色，在着装方面也是一个端庄规范，一个时尚俏丽。

李强从进门后一直带着憨憨的笑意站在一旁，憨憨地看着，闻涛吹完一个曲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吧，我们到楼下等。”李强却舍不得动步子，姑娘化妆时候的样子本来就是一道吸引人的美丽风景。

闻涛一行到达天湖大厦已是傍晚了，天空稀稀落落地飘着几片雪花。

天湖大厦比周围的建筑物高出一大截，已经装上了溢光流彩的霓虹灯，门僮和迎宾小姐都戴上了尖顶小红帽，与圣诞老人一起微笑着。

闻涛停好车，走到楼下又忍不住停下脚步，翘首仰望眼前的这座金碧辉煌的高楼，他在省城江都生活已经有五年多了，无论是外形还是谈吐都已经都市化了，也

许只有他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全融入这座城市，无论是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还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甚至是马路中央的绿色安全岛都让他内心世界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敬畏感，从六年前他挑着行李担子从长途客车下来的第一分钟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克服掉这种心态。每每走在城市的楼群中他总感到自己的渺小，尘沙般的细小，他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排斥掉这种感觉。

天湖大厦门前的广场，地面像水洗过的一样，与前面的马路隔着一道铁花栏杆，广场中央的喷泉跳跃着白亮的水花，一些风度翩翩的男人和气质优雅的女士在周围徜徉，天空稀疏散落的雪花在灯光中更增添了节日浪漫的氛围。

“闻涛，想什么呢？”孟子静在他耳边轻声问道。

“没想什么，就看看，进去吧。”闻涛说。

“先生，你找谁？”自动玻璃门前的门僮彬彬有礼地询问。

“找闻总，约好了的。”

“哟，闻涛，怎么才来？我一直在这儿等着呢。”天湖大厦的经理韩秋叶快步迎过来，“下午闻总就说你们要来，要我做好准备，——这几位都是我们的谷阳老乡吧？，还别说，咱们谷阳的水土就是养人，你看这两位小姐长的！是姊妹俩吧？”

“韩姐好眼力，这是孟子静，是姐姐，这是孟子琳，是妹妹，这位是李强，我师弟。”闻涛一向韩秋叶介绍自己的同伴。

“欢迎，欢迎，”韩秋叶热情地说，“几位是第一次来天湖？”

“我和我姐以前来过一次。”孟子琳说。

“才来一次呀？应该常来，这天湖是咱们谷阳人在江都的家，等等，闻涛，我想起来了，她们二位是咱们孟县长的千金吧？”

“韩姐真有眼力。”闻涛夸奖说。

“闻涛，你不该带她们来。”韩秋叶用责备的口气说。

“为什么？”

“她们姐妹俩一出现，就把我比成老太婆了。”韩秋叶笑道。

孟子琳被韩秋叶夸高兴了，“韩姐，老太婆要是你这样儿我愿意马上当了，我要是能修炼到你这种气质风度，才算是活出人样来了，姐，知道什么叫魅力四射吗？知道什么叫光彩夺目吗，就韩姐这样儿！韩姐，你看我，跟你一比就跟青黄瓜似的，整个一个没长开。”说着还故意往韩秋叶身边一站，她显得纤细婀娜，充满青春的活力，韩秋叶则丰满性感，更多出一种成熟的美。

孟子琳把大家都说笑了。韩秋叶说：“先到酒吧坐坐吧，闻涛，你先到闻总办公室去，他在等你呢。噢，电梯在那边，八楼，知道吧？”

几分钟后，闻涛走进了天湖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闻达的办公室。

闻达的办公室分内外间，外间是漂亮但不苟言笑的女秘书王璐，王璐以前曾见

过闻涛，“闻总正在等你呢，请吧。”她起身替他打开中门，“闻总，客人来了。”

里面的办公室很大，三面是落地窗玻璃，挂起的天蓝色窗帘像舞台掀起的幕，一派豪华的气势，仪表堂堂的闻达坐在一张宽大的皮转椅中，穿着整齐的西装，锃亮的大背头嵌在皮椅靠的中央，只有成功的男人才会有这副派头，闻涛从门口看过去，感觉他距离自己很遥远，整个屋子的光线都很淡，只有大班台上的台灯很亮，但光线被灯罩压得很低，闻达的身体浸在窗外投入的光晕里，背景的落地玻璃窗映着外面霓虹灯的色彩，因而整个人显得辉煌而神秘，闻涛每次进这间办公室都感到有一种迫人的气势，让人有种敬畏感。

闻达比闻涛要大十来岁，是闻涛同族的堂兄，闻涛上小学的时候他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教师，教过闻涛的课，闻涛从警院毕业时，也多亏闻达做工作才得以顺利地留在了省城，这种亦师亦兄的关系使得闻涛对闻达一直保有一种敬畏的心理。

“三儿，过来，过来，”闻达很高兴地招了招手，身子却仍然仰靠在皮转椅上。

闻涛听话地走到写字台跟前，闻达打量了他一阵子，“哈哈，你好像又长个子了。”

“都什么年龄的人了，还长个子？”

“咱们好像有两三个月没见面了吧？三儿，不是我说你，有空你就应该过来嘛，我太忙，应酬多，有时候想不起来那么多，你不会比我忙吧？今天我要不跟你打电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你一面。”闻达责备地说。

闻涛说：“就是看你忙才不敢多打扰。——你这办公的地方真气派，比我们局长的办公室气派多了，每次来都是这感觉。”他的目光落在写字台的两尊青铜雕塑上，一尊是大卫，一尊是维纳斯，全世界公认的最美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在写字台上显得小巧而精致。

“是吗？你将来的办公室应该比我这还气派，”闻达站起来，用审视的目光浏览了一遍，看来他也很欣赏自己这间办公室的格局，他微笑着走到闻涛的面前，似乎是特意与他比比身高，“乖乖，比我还高。三儿，你有一米八二吧？”

“一米八一。”闻涛说。

闻达又捏了捏闻涛的胳膊，闻涛故意使起暗劲，让肌肉绷紧，“我们姓闻的遗传基因就是好，”闻达将闻涛按在写字台前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回头对仍站在门口的王璐说，“王小姐，我这位兄弟是不是个帅哥？”

王璐看了看闻涛，浅浅一笑，没有表态，“闻总，市建委的古处长已经到了一会儿了，还在会客室等你呢。”

“他来干什么？没有预约吧？——这人还不能不见，”闻达皱了一下眉头，抬手看了看手表，“三儿，我本来是把今天所有的应酬全都推掉了，专门陪你们几个小老乡，没想到会来这么一个不速之客，没办法，还得见见。”

闻涛说：“没关系，你忙吧，我先下去。”

闻达说：“我让你喊的几个小老乡都来了吗？”

“都来了，韩姐陪着呢，在楼下酒吧。”

“那好，你先下去，我过一会儿就下来，”闻达起身，拍了拍闻涛的肩膀，俩人一起往外走，“我听你们赵局长说，你很不安心现在的工作？”

闻涛说：“我在警院学的是刑侦专业，现在非让我在派出所呆着，肯定不舒服，好在我们所长那人不错，对我很重视。”

“那就好，在政府部门干，能遇上个好的顶头上司是福气，先在最基层呆一段时间，没什么坏处！这道理古人都讲过，我相信你也懂。先呆着，而且要好好干，干出成绩，有机会我再帮你活动活动，找个时间把你们所长请出来吃顿饭，我出面作陪。”说话间已经走到了电梯间的门口，闻达说，“你先下吧，我把那位古处长打发就来了。”

低郁深沉的大提琴声在酒吧中回荡，布满绿色仿真植物的厅堂中只坐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韩秋叶陪着李强、孟子静、孟子琳坐在一座靠窗的仿真葡萄架下聊天，落地玻璃窗外面就是大厦的前院，能清楚地看到音乐喷泉的水柱，闻涛走近说：

“这地方真不错，——闻总还要接待一个客人，一会儿就下来。”

“他呀，一年到头总这么忙，”韩秋叶给闻涛挪了个位置，“喝点什么？”

“随便。”

“那就来杯咖啡吧。”

“再给我来杯菊花茶，不加糖，再来点儿开心果、瓜子什么的。”孟子琳说，她面前的一杯咖啡已经喝干了。

“你以为是在家里呀，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孟子静瞪了妹妹一眼。

“怕什么，反正不用买单。”孟子琳大大咧咧地说。

“还要点别的吗？”韩秋叶笑问。

“先就这些吧。”孟子琳挥了一下手。

韩秋叶马上吩咐下去了。闻涛看李强坐在一旁有些拘束，便主动地找他拉话：“李强，你看这天湖大厦怎么样？”

李强说：“我到这儿都不怎么敢说话了，——怕闹笑话。闻哥，你这位族兄真是了不得，是个干大事业的人，以前听你说，我都不相信是真的，十来年的工夫就能从一个一文不名的乡下人变成大亨？简直是一个现代传奇，”李强是一个很憨厚的人，敦敦实实的个子，厚嘴唇，黑皮肤，“你看我们韩姐，还有这些服务小姐，长得跟画儿似的，把我们两位孟小姐都比下去了。”

“李强，你说什么呢？”孟子琳不高兴了，“我长得很丑吗？”

“说错话了，说错话了。”李强憨笑着陪小心，见对方不再追究了，又对闻涛

说，“我今天倒要看看闻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闻哥，他比你还帅？”

闻涛说：“我跟他一比简直就没型了。我大哥那风度，包准你一见他就自悲。”

孟子琳说：“你说闻总呀，我见过，涛哥一点都没夸张，帅呆了。”

“什么叫帅呆了？”

“就是酷毙了。”

韩秋叶被他们的对话逗笑了，“跟你们在一起才知道自己有多么老了。”

闻涛也开玩笑说：“韩姐，要说你都老了的话，这天下有多少女人都不能活了。”

孟子琳拉了她姐一下：“姐，听到没？这会儿才发现涛哥会讨女人喜欢，多会说话呀，你可要提高警惕。”

孟子静说：“别说疯话。”

孟子琳吐了一下舌头，孟子静与闻涛之间并没有明确恋爱关系，但似乎也只隔着一层薄纸没有捅穿而已，孟子琳一直很喜欢姐姐这个阳刚气十足的男朋友，总在一旁推波助澜。这时，演奏台那边又换了一个拉小提琴的人，琴声刚一响起，孟子琳便介绍：“《小村之恋》，这个曲子最适合在酒吧演奏了，这人水平挺一般。”

韩秋叶说：“你还真懂音乐，一听就能叫出曲名。”

闻涛说：“那当然，她本来就是艺术学院的，专攻乐器。”

韩秋叶说：“是吗？怪不得一身灵气，小琳，你会什么乐器？”

孟子琳说：“主攻管乐，钢琴和小提琴也都会一点。哎，韩姐，我来你这儿打工要不要？”

韩秋叶说：“那我可是求之不得，你往那儿一站，就不说音乐了，本身就是一道风景，难得找你这么一位美女演奏家，要不要上去试试？”

闻涛也在一旁鼓动：“小琳，上。”

韩秋叶也起身打了一个手势，“来，请。”领着孟子琳朝演奏台袅袅地走过去。

孟子静说：“我这小妹呀，到哪儿都是中心。”

闻涛说：“这不挺好吗？她要是真有兴趣，课余时间来这儿客串一下，既参加了艺术实践，又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勤工俭学嘛。”

孟子静说：“女孩子，太爱出风头了不好，我们家不缺这钱。”

闻涛听了这话，觉得有些刺耳，也不客气地讥诮了一句：“也是，县太爷家的千金，怎么能出来卖艺呢？”

孟子静看了他一眼，没吱声。

孟子琳出现在演奏台上的时候，韩秋叶又袅袅地回到他们坐的位置，“听听我们孟小妹的音乐，她要是觉得这儿好，我可以把现在的几个演奏员都辞了，请她邀些同学来这儿演奏，这钱给别人赚也是给，不如给自己人。”

“人家家里不缺这几个钱。”闻涛瞥了孟子静一眼。